達州晚报
凤凰山
都市慢生活
星期五
2024年8月9日
□主编：郝　良
□编辑：罗烽烈
□美编：王万礼
生活
邮箱：3213456266@qq.com
08版

童年会“漏气”

□艾雪（四川）

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”时光如白驹过隙，不经意间，心心念念的“明天”成了依依不舍的“昨日”。墙角翠绿的仙人掌茁壮地生长着，一根根锋利的尖刺如同妈妈手中的绣花针，在飞针走线间绘制出一幅幅锦绣画卷。我的思绪飘荡在微风中，然后，顺着仙人掌细长的利刺攀爬进回忆的漩涡……

那个碧空如洗的早晨，年幼的我揉着惺忪的睡眼，屁颠屁颠地跟在哥哥身后。出了门便可见一堵半人高的水泥墙，墙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花盆，哥哥麻利地摆弄着花盆里的植物，铲铲这里，剪剪那里。我也想跟他一起玩，却只能拼命踮起脚尖，高举胳膊，用指腹扣着墙头，伸长脖子眼巴巴地望着。

看累了，低下头。“咦，墙角是什么？”我发现了一盆绿油油的东西，叶片上面毛茸茸的，真漂亮。我兴奋极了，像猎鹰发现了食物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抓了上去。“哎哟，好痛！”我噌地一下收回手，可为时已晚。哥哥听到惨叫声，立马蹲下身子查看我的“伤情”。他一边翻来覆去地帮我“验伤”，一边指着“罪魁祸首”介绍道：“这是仙人掌，上面有刺，会扎出血。”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赶紧摊开手掌，仔细检查，还好没流血，松了一口气。

不对，手心怎么多出了三个“圆”？我忐忑不安，慌忙将手伸到哥哥眼前，他突然瞪大眼睛，神情惊讶得如遭遇晴天霹雳。哥哥紧张地喊道：“哎呀，怎么办？你被扎了三个洞！”我一看，掌心处还真有三个圆圆的小洞。“怎么才能把洞补上？”我急得快哭出来了。哥哥想了想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中午至少要吃三碗饭才能补上。”小小的我平常吃一碗饭就已经够呛，哪能吃三碗呀。我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掌心的“三个洞”，忧心忡忡地从齿缝挤出几个字：“可以不补吗？”哥哥语重心长地劝道：“不行啊！不补会漏气的，就像气球一样。下午我们出去玩，走着走着你就瘪了怎么办？”我仿佛看见自己走在马路上，体内的气流从手中的三个洞里喷涌而出，然后，我的身子逐渐变成薄薄的一片。“所以，你要吃三碗饭，才能堵住三个洞，堵住了气就漏不出来了。”哥哥补充道。

我信以为真，为了吃够三碗饭，从上桌那一刻起就开始狼吞虎咽，姨妈惊得目瞪口呆：“吃菜呀，怎么光吃饭呢？”我胡乱摇着头，一手将碗口盖在自己脸上，一手迫不及待地把白米饭往嘴里灌。“慢点慢点，别噎着”哥哥焦急地喊道。很快，一碗饭下了肚，可是好饱呀，不行，再忍忍，为了不漏气，拼了！我又盛了一碗。姨妈笑开了花：“今天真乖，多吃点长高点。”我的肚子鼓鼓的，实在咽不下了。可我还没吃够三碗呢，不过哥哥说，两碗饭能坚持到晚上了，嗯，哥哥不会骗人的，我不会漏气了！

下午，磨人的时刻到了。小伙伴们一起玩躲猫猫，我悄悄躲在衣柜里，没人能发现，哈哈，这真是一个好位置。连续几局下来，都没人发现我，我洋洋得意地穿过衣柜的缝隙看伙伴们在外面伸头探脑，他们一会儿趴着看看床底，一会儿伸手翻翻窗帘，一会儿伸长脖子瞅瞅高处。正当我心里偷着乐时，突然，从身体里涌出的一股气流让我忍不住“嗝”了一声。我赶紧用手捂住，可根本停不下来，一直“嗝——嗝——”很快，小伙伴循声找到了我。在后面的游戏里，他们不再伸头探脑，只需竖起耳朵就能精准找到一边用力捂嘴，一边“嗝嗝”颤动的我……

清脆的鸟鸣将我的思绪拉回，我把童年的故事讲给哥哥的孩子，在孩子通红的脸蛋和“咯咯”的笑声中，我看到那丛翠绿的仙人掌，锐利的尖刺早已柔软在无涯的光阴里。时光长河缓缓流淌，在会漏气的三个洞里，我窥见了人生被赋予的不同含义。原来，每一次悲欢离合，每一味酸甜苦辣，每一个只道是寻常的过往，都会变成养料，在岁月的烟尘里孕育出一朵又一朵绚烂的花。

盛夏之夜

□李文丽（湖南）

夕阳的余晖在天边映出一片橙色的光影，月亮悬在天空如一弯淡眉，炎热渐渐散去，夏夜徐徐拉开帷幕，远山近林沉入夜色，化作一道道或浓或淡的暗影。各种虫声清晰起来，它们频率不同，节奏不同，唱响夜的乐曲。风摇动树枝，凉了指尖的感触，盛夏的夜，添了几分惬意。

在屋前的柿子树下摆一张竹床，或坐或躺，天高地阔之间，树影魅魅重重，星空灿烂遥远。我们呼出的气息，讲述的话语和蒲扇摇起的风，甚至是身体的每一个动作，心中的每一点情绪，都和天地、星空、山野血脉相连，没有束缚，没有隔离，人与自然亲密无间。

夜色中，祖母给我讲些民间的老故事。祖母不识字，但故事讲得特别生动，我常常在故事里漫游、想象。“从前，有一个放牛娃，他叫牛郎……”哈巴狗小白趴在竹床下，肚皮紧贴地面消暑，它静静地听着我们的故事，一动不动。

“你看天上的银河，已经移到头顶上来了。”我顺着祖母指引的方向望去，一道银灰色的带子悬在夜空，高远而迷离。每个晴朗的夏夜，仰望天空，数着闪烁的星星，看着静静的银河，便觉得天地之间的故事是亘古不变的。

一只萤火虫，一闪一闪地，从东边的枣树下，飞到了西边的柿子树下。我手中拿着蒲扇，追赶着，靠近时用扇子轻轻一挥，便把它拍落下来。我抓住它，装进一个玻璃瓶中，看它的亮光继续在瓶中时隐时现。盛夏时节，草丛中，树林下，到处都是萤火虫，它们有的盈盈飞舞，有的停在枝头草间，我追赶着，捕捉着，其乐无穷。睡觉时，把玻璃瓶中的萤火虫，放在床上笼罩的蚊帐中，它们依附在帐顶，如星光闪现，我便觉得夜空的星星都进了帐内，满心喜悦地沉入梦乡。

夏夜，属于孩子们的是老故事、星空和萤火虫，是无忧无虑的快乐。属于大人的，是偶尔的忙碌，或者一场薄酒。邻居的叔叔伯伯有时来找父亲闲聊，母亲搬出一张小桌子，摆上一碟花生米，一盘凉拌的黄瓜，一壶散装的白酒，他们边喝酒边聊天，话题从庄稼的收成到远远近近的人和事，酒一杯一杯，直到深夜才散。我在旁边听着他们的酒白话，也跟着乐呵呵。夏夜的酒，染得清风明月都带着微醺，那时候总是担心父亲他们醉酒，却不知道，可以自在畅饮的时光是多么幸福。

如今，生活在城镇，住在高楼里，回忆起那些简单朴素的时光，想念天高地阔的旷达悠远——盛夏之夜的况味，都留在了童年居住的乡村。

生命随想

□草可（重庆）

七月的一天，我看见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，被两名年轻的男子搀扶着，去到服务区的第三卫生间。老太蓄短发，着一身杏色碎花睡衣，她眼神木讷，虽然好脚好手，却浑身使不上劲儿，全程都需要别人协助。

中午，我与同事在餐厅用餐的时候，正好遇见这三人吃完饭准备走出餐厅。当他们往停车场走去的时候，我拿起手机想拍一张他们的背影，随后觉得不妥，又放下了手机。于是，我透过玻璃窗，目送着他们离去，内心却五味杂陈。

我想起曾经读过的美国心理治疗大师欧文·D·亚隆和玛丽莲·亚隆夫妇的《生命的礼物》，这是当时樊登推荐的读本。他说他读这本书哭了三次，而我却是哭着读完了全书。此书非常感人，它记录了88岁的欧文照顾87岁生病的妻子玛丽莲临终时的生命历程，以及欧文终身对心理治疗的热爱和他们相爱一生那些难忘的回忆。

作为人，我们要如何体面地活着？我刚才看到的这位老人，她年轻过、爱美过、要强过；她累过、伤过、痛过；她坚强过、叛逆过，也脆弱过。如今却被两个大男人这样架着去上卫生间，算个什么事儿？男人也许是她的孩子或者孙子，但是她内心一定是抵触和抗拒的。她年轻时，一定不希望自己老了会有这么一天。

年轻的时候，谁都是精神抖擞，精明强干，无所畏惧。一生都在为体面地活着做着各种付出与准备。当然，谁都希望体面地活着，为此不惜付出生命的所有，但死去的时候谁都不体面，这就是我们啼笑皆非的一生。

《生命的礼物》中，当欧文的妻子玛丽莲离世的时候，他一生都在治疗丧偶者的心理，最后自己丧偶却无法治愈。当玛丽莲离开的第110天，他看到车库里再也没有玛丽莲的车时，又一次撕开了悲痛的伤口。因此，走在欧文前面的玛丽莲是幸运的，也是幸福的，她无须经历和面对一个人孤独终老的痛苦。

我们无法与岁月抗衡，任何人都逃不掉死亡这一关。我想起泰戈尔的诗《生如夏花》：“生如夏花之绚烂，死如秋叶之静美。”如果我们的生命都能像诗中所言一样，该多美好！我们终有老去的那一天，提前去了解和审视生命与死亡的意义没有什么不好，可以让自己更加从容地面对生死。

阅读副刊精品，请扫描二维码，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南门口
人间烟火气　尽在南门口